

一本出奇的劣書

廣東人的恥辱！
中國人的恥辱！

胡汝霖

報紙刊登東府出版社左秀靈編著的「廣東風物」廣告，我隨即預約這本書。

出版日期過後，東府出版社寄來一紙通知，大意說：鄭彥棻先生對本書內容的缺失有所指正，要等修正後再出書。我起初認為出版社那麼認真，非常難能可貴。收到書之後，出版社又附了一紙通知，說明封面套頁等印好後，再另郵補送。

略一翻閱，大失所望！這本二百二十六頁，民國六十七年定價一百元的書，未料到是一本十分出奇的劣書。

我所指的劣，不是說編著人的學識不足，或有編寫技術的疏漏等，却是全書絕大部分拿日本人的材料，炒冷飯而口味只合乎日本人。本國人讀來，難以不產生反胃感。

身為廣東人，我無可諱言，深感恥辱！此外，收到出版社補寄來的封面套頁之後，見到設計中夾有「南支橙蟹」的圖畫，更深感這是中國人的奇恥大辱！

本書自序提到：「世界上的文化都匯合於廣東，再由廣東廣被全國。」編著人就算以極狹

窄的地域意識去巴結廣東人，也似乎不應該說出這種沒有常識的大話。再看下去，發現原來他是被日本人牽着鼻子走，才這樣說的：「我們生爲中國人，對自己的國家當然更應該瞭解，不妨依據日本人的途徑——要瞭解中國，必先瞭解廣東！」

這書分前篇、正篇、後篇三部分。正篇包括：福州、三都島、馬尾羅星塔、黃檗山萬福寺、金門島、廈門、泉州、興化灣與興化、溫州、浙江典妻等，都不屬於廣東，硬要把它們納入廣東風物中，實在莫名其妙。

我不能憑空說這本書是劣書，故不能不引原書的例爲證；但我實在定不下心細讀這種書，只有順着頁碼隨手翻翻，略爲舉例而已。

第二十八頁：「華中菜中必有鰱魚，但華南菜中必有草魚。」「華中菜」、「華南菜」是日本人的叫法，我國人通常只說「江浙菜」或「上海菜」……。

第三十六頁：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，爲了與香港間的貿易方便，曾在沙面（汝森按，即廣州市沙面地方）設臺灣銀行、正金銀行之分行、大阪商船公司及日本郵船公司。」這分明是日本人自說白話，完全與廣東風物無關。何況，如果我國人提到這種史實，自然會說：「廣州市被日軍侵占後……。」

第四十二頁：「廣州市的珠江水面上，聚集約三千餘艘的船，形同水上街市，有學校、寺院、醫院、產房、餐館等，船上的居民有十萬以上，全是『蛋民』。」

這是日本人浮面一瞥的說法。廣州市的水上人家，並無學校、寺院、醫院、產房。全書各章所述及的「蛋民」，都是「疍民」的誤寫。

倒是這一章的標題「珠江二喬」，用來襯托描述船上紅妓女的情景而取名。不難推想，這書的原來材料是日文書刊，日文的原作者可能是當年隨着日本軍閥的侵略步伐踐踏廣東各

地，到處去嫖妓的東洋文人；因此，全書一而再再而三，穿插許許多多談論妓女的文筆。

第四十四頁：「珠江端午」又提到「妓女們濃粧艷抹坐在畫舫上遶向客人飛送秋波。」寫端午，本來有多少風物好寫，本書又偏偏着眼於妓女。讀來令人渾身不舒服！

第四十六頁：「在東方，香港竟成了僅次於上海的最大貿易港。」這句話分明是日本人在多年前說的。編著人在民國六十七年寫書，全不按照下筆時的年代背景動動腦筋，把日本人的過時舊話，直抄過來就算數。

第五十頁：「廣州的柳姿」專寫廣州市妓女：「妓女從很早以前就有不少人有癩病血統。」「癩病」是日本名詞，我國叫「瘋瘋」。這一章的結尾，十足點出日本嫖客的經驗：「如何判斷妓女有無患癩病？方法很簡單：把姑娘帶到黑暗處，突然劃一根火柴，用火柴照姑娘的臉，若姑娘的臉呈臘色，則患癩病。」這到底是寫廣東風物？還是繪出日本風月老手的嘴臉？

第五十四頁：日本人寫「佛山賊市」，一開頭又提到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」，其實是「日軍占據時期」。說到「賊市」，身為當年在廣東前線抗戰的廣東人，難免不傷心！不錯，日本人的所謂「賊市」，在抗戰時期的廣東各地，不但有而且相當多。可是，其中不少是由於家園被日軍侵占，許多同胞流亡奔波外地，只隨身攜帶一些傳家寶或輕軟較值錢的東西，沿途賤價出售，維持生活；使不知有多少日本浪人在「賊市」中撿到便宜貨。日本人醜化廣東同鄉，不但見諸本章文字，全書處處點綴不休。

第六十二頁：「華僑」。講華僑只及於廣東，忽略了福建和其他各省，已屬牽強疏漏。何況，本章無緣無故，忽來一段「中國人對私人財產有保密的習慣，日本人推測……」編著人把這一句「日本人的推測」也照收入本章不誤。像這樣「依據日本人的途徑」下筆，盲從

得太過分了。

第六十六頁：一落筆就說：「龍眼（桂圓）的原產地是中國」。這那裏像中國人的口吻呢？

第六十八頁：「博羅縣城」，「到了黃昏時分……並有年輕貌美的妓女向少年哥兒頻頻揮手。」徒然複證日本的隨軍文人，到處着眼於妓女而已。

第七十四頁：「廣州烟窟」，結尾說：「到了清同治、光緒年間，爲了彌補政府財政上的赤字，更大力鼓勵栽植罌粟。」清朝自道光年間，政府已決心禁絕鴉片。道光十九年，林則徐查繳英商的鴉片，不幸被英帝國作爲侵略我國的藉口。清朝抗英戰爭失敗，從此飽受帝國主義的壓迫，烟禁難以根絕，實在是迫不得已。若說政府大力鼓勵栽植罌粟，不難知道這是日本人醜化中國人的說詞。本書編著人明明是中國人，爲何也要這樣歪曲史實？那就十分費解了。

第七十六頁：「德化窯」，在本章開頭：「在永春縣城之北約六十華里的地方，有一座小城鎮——德檀，中國南方有名的德化窯場便在此地。」永春在福建不在廣東。是日本人弄不清楚呢？還是編著人運用資料越境呢？

第八十四、八十五頁：「華南的螃蟹」：請看附圖中的畫題是「南支橙蟹」。所謂「南支」是「南支那」的簡稱，即日本軍閥當年對我國華南各省的侮辱性叫法。現在，日本人也再用這個名詞了。

繪這幅畫的人，可能是當年隨所謂「南支派遣軍」侵入廣東的日本人，所以才有「南支橙蟹」的畫題。我國的編著人，拿這幅畫作爲本章的插圖，意猶未足，竟又拿它附增於封面設計中，用心何在？我翻書翻到此頁，實無法抑制驟然興起了中國人的恥辱感！

第八十六頁：「華南的鳴歡」，描寫廣東破落戶養鳥的消閒頹廢生活：「紛紛把鳥籠掛在樹枝上，然後大家悠然自得地坐在草地上……從早晨一直坐到黃昏」。最難堪的是本章強調這種墮落生活是贏得八年抗戰的民族性：「從這一件小事情上，可以看出我中華民族有令



面封書原「物風東廣」

外國人，尤其是日本人最敬畏的忍耐力，終於贏得八年抗戰的最後勝利。」這一段「養鳥閒坐打敗日本人」的高論，還配合一幅很生動繪出養鳥人的懶散態度的插圖，虧得編著人杜撰「令日本人敬畏的忍耐力」說法，讀來怎能不啼笑皆非？

第九十頁：「廣州的乞丐」，寫「乞丐相遇，便互呼上列的『花名』，非常有趣，足證中華文化之深厚。」可憐深厚的中華文化，到了編著人手中，竟墮落到要用乞丐的生活來代表。這是中國文人莫大的悲哀！

第一〇六頁：「珠江畫舫」，全章介紹廣州市船上的野鷄。結尾說：「到過廣州而未至珠江畫舫一窺全貌，可以說是對人世的衆生相少了一次絕好的觀察機會。」料想民國二十七年出世的編著人不會有這種經驗。那麼，這無疑又是再一次借用日本人的話來增醜「廣東風物」了。

第一一〇頁：「賊市場」，本書寫了佛山賊市，寫了潮汕賊市……還嫌不夠，所以又搬出廣州賊市上場，好像這類的「廣東風物」不嫌多似的。

.....

我實在無法繼續引下去了。總而言之，本書全部篇幅所串連的材料，大部分不離嫖、賭、賊贓之類的惡劣面，有關廣東人物的優越面，可能由於日本人觀察不深，或正存偏見，因此都忽略了。我雖然生長在海外，幸虧在抗戰中，足跡走遍廣東西江、北江、東江各地，對自己的祖鄉有所認識，否則以「盡信書」的心理來讀本書，可能會中毒而不自覺。

書中別字連篇不說，雜亂的地方也很多。

「中國菜，廣東話稱『唐餐』」。這是美國華僑的講法。住在廣東的廣東人或南洋華僑，不會說「唐餐」的。

書中屢屢提到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」，其實是指日本軍侵入廣東後，到珍珠港事變爆發的一段時期。至於書中一再提及的「大陸時期」，則不知編著人何所指了。

本書描寫廣東的茶樓，有很妙的說法：「放一個帶蓋子的大圓碗」。我真不明白怎會把「茶盅」寫成「一個帶蓋子的大圓碗」的？

最希罕的是，本書還有一處引用「廣州年鑑」的統計數字，藉以證實本書的寫作有文獻可據。它到底引那一段呢？請看：「廣州市內的有照妓女約一千餘人，替廣州市政府增加了不少稅收。更多的『流鶯』——廣東『野鷄』，尚未統計在內。」這是全書唯一引用「年鑑」之處。這未知是否編著人故意這樣的抽樣引用？那麼，何不改「廣東風物」為「廣東風月」呢？

本書還有一個特色，即隨處拿廣東的事物和日本的事物作對照比較：「形似日本的瀬戶內海」、「就好像日本人喜歡看櫻花一樣」、「廣東人愛吃蛇，和日本人愛吃鰻魚一樣」、「福州的水質很好，很像日本的奈良及京都」、「將日本的商人和廣東商人做一比較」、「日軍據此作為供奉靈位之所」……。

本國人寫廣東風物，為何處處要拿日本風物來比較呢？是否沒有日本風物做尺度，就無法顯出廣東風物的優劣呢？

我常從預約方式中，買到一些劣書。大多數的劣書，不外是作者或編者學識不足，或偷工減料等等。至於惡劣到連民族觀念都模糊不清的，實在少而又少。一般劣書，拙劣程度像本書這樣出奇的，到現在這還未見到第二本。這簡直大出我意料之外，令我吃驚！如果我對這本出奇的劣書，不照我個人所見，直率把它點出來，實在有虧身為中國讀者，身為廣東讀者的責任感。這就是我寫本文的動機。